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
第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惡病 下毒藥逆子受天刑

話說陸小青看見柳遲起身說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即抬頭看前面，只見一行來了九個人。一個武官裝束，年約四□多歲，生得眉濃目巨，膀闊腰圓，面上很帶著憂愁的樣子。無論甚麼人一望，便可以看得出他有很重大的心事。同行的八個人，一色身穿得勝馬褂，頭戴卷邊大草帽，背上斜插一把單刀，刀柄紅綢飄拂，一種雄赳赳氣昂昂的模樣，好像就要去衝鋒陷陣的一般。那武官裝束的人在前面走著，並不注意柳、陸二人。漸漸走近跟前，將要走過了，柳遲才擋住去路，問道：「你們是從湖南巡撫部院來的麼？」那武官低頭見柳、陸二人年紀又小，衣服又平常，說話更率直沒有禮貌，官場中的勢利眼睛，哪裡瞧得起這兩個人物。隨將那副捲簾式的面孔往下一沉，兩隻富貴眼向上一翻，說道：「你管我們是哪裡來的幹甚麼？」八個帶刀的兵士，以為柳、陸二人不是善類，當即一字兒排著包圍上來，來勢都很兇惡。柳遲一看這情形，連忙拉著陸小青往旁邊讓開，說道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是怪我不該多管閒事，請快去送死罷。明年今日，我准來擾你們的抓周酒！」湖南的風俗，小兒滿週歲的這一日，照例用一個木盤，裡面陳列士農工商所用的小器具，以及吃的糖果，當著親戚六眷，給這個週歲小兒伸手到盤裡去抓。看抓著甚麼，便說這小兒將來必是這一途的人物。那時風俗重讀書人，小幾抓著筆墨書本的最好。這種辦法，謂之「抓周」。抓周的這日，是要辦酒席款待親戚六眷的，吃這種酒席，叫做吃「抓周酒」。柳遲一時氣不過，對那武官說出這話來，只把那武官和八個兵士都氣得頓時橫眉豎目，怒氣如雷。那武官忽然指揮著八個兵士，喝道：「且把這兩個混帳忘八蛋捆起來，回頭送到長沙縣衙裡去，每一個的狗腿上，控他兩個大窟窿。這時候沒有閒工夫和他們多說。」八個兵士真個如奉了將軍令，一齊張手來捉。本來八個兵士不是柳、陸二人的對手，加以八人欺柳、陸年輕，不看在眼裡，以為養麥田捉烏龜，手到擒來，算不了一回事。誰知八人才一擁上前，連手都不曾沾著柳、陸二人的身，早被陸小青三拳兩腳，將奮勇上前的幾個打跌了。立在後面的幾個，不由得嚇得呆了，不敢再上前討打。只圓睜著眼看陸小青，倒安閒自在的，不像曾與人廝打的樣子。柳遲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你偏有這些精神和他們糾纏，他們今日起得太早，敢莫是遇見鬼了。不過一會兒工夫，好歹都要去送死的，這時把他們打倒幹甚麼呢？」陸小青也笑道：「誰值得去打倒他們，他們自己和喝醉了酒的一樣，一個個立腳不住，只怕真是起得太早了，想在這地下睡一睡。」

那武官看了柳陸二人的言語舉動，心裡甚是納罕。不過做官的人，只慣受人奉承，不慣受人凌辱，今見手下的兵被這兩個不足輕重的青年打跌了幾個，那裡按捺得住心頭火起？一疊連聲的催促這幾個不曾跌倒的兵士動手捕捉。這幾個兵士不敢違抗，都從背上拔下單刀來。這幾個跌倒在地的，因身上沒有受傷，倒地一個翻身，又跳起來了，也將單刀拔下，齊吼一聲「殺」，刀光如閃電一般的飛舞過來。陸小青忽想起剛才聽得柳遲說，在紅蓮寺將與知客老和尚動手的時候，正想看他的本領如何，叵耐那老和尚一刀不曾劈下，就「哎呀」了一聲，無端將刀掣回去跑了的話，有心想在這時候顯點兒能力給柳遲看。喜得是八月間天氣，身上穿的是單衣，乘那些兵士正在拔刀的時候，故意將上身脫下來，露出一身枯蠟也似的瘦骨，兩條胳膊就和兩根枯柴梗一般。連骨朵縫裡都尋不出一點兒肉。肋條骨一道一道的排列著，彷彿是紗廠的鐵絲燈籠。柳遲雖也是瘦弱身體，然看了陸小青這般雞骨撐持的樣子，反覺得自己是很肥壯的了。那些兵士一見陸小青消瘦得如此可憐，倒嚇了一跳。

原是各人舞動手中單刀，待沒頭沒腦劈殺下去的，及見是這們一個骨朵架子，都不知不覺的手軟起來。有一個兵士用刀指著陸小青，先開口說道：「你自己也不去撒一泡尿照照，看你這種的樣子，是不是從土裡挖出來的枯骨，真是豆腐進廚房，不是用刀的菜。」陸小青聽了，忍不住生氣說道：「我本來不曾惹你們，你們要不自量來和我動手，此時自知鬥不過我，卻又做出假惺惺的樣子。我瘦雖瘦，結實倒很結實。你們有氣力儘管砍過來，避讓一下的，也不算是好漢。來罷！」說罷，將兩條柴梗般的胳膊向左右張開來，挺著胸膛等他們砍殺。那些兵士平日雖是狗仗人勢，兇惡非常，只是對於無冤無仇的人，是這般脫了衣服，等待他們砍殺，倒真有些不敢下手。一個個擎著刀，望著陸小青發怔。陸小青忿不過，只將身體一縮，便溜到了一個兵士身邊，如從兵器架上取兵器似的，毫不費力就奪了一把單刀在手，隨即旋舞了幾下，逼得那些兵士紛紛退後。陸小青忽然挺身立著，說道：「你們不用害怕倒躲。我若有意殺你們，你們便插翅也飛不了。你們因見我的身體瘦弱，以為禁不起一刀，我就借這把刀，劈給你們看看。」旋舉起刀來，刀口對準他自己的額頭，猛力一刀劈下去，同時將額頭往上一迎，只聽得「哧」的一聲響，和砍在棉花包上相似，砍著的所在，一些兒痕跡沒有。接連砍了幾刀，才換過手來，在週身都砍了一遍。將刀向那兵士跟前擲道：「這刀是一塊死鐵造的，太不中用了，你拾去瞧罷。」那兵士連忙彎腰拾起來看時，只見刀口全卷過來了，都驚得吐舌搖頭，同聲說好厲害。柳遲笑道：「你們這種刀，真是截豆腐都嫌太鈍了，帶在身邊做甚麼，不是丟你祖宗□八代的人嗎？」

那武官看了陸小青的舉動，聽了柳遲的言語，那種不屑和小百姓說話的傲慢態度，不因不由的取消了。那一雙翻起來朝天的勢利眼，也不因不由的低下來活動了，他們這種在官場中混慣了的人，轉臉比甚麼都快，那武官只念頭一轉，臉上便登時換過了一副神氣，對八個正在吐舌搖頭的兵士喝道：「還不快給我滾開些，你們跟我在外面混了這們多年，怎麼還一點兒世情不懂得？冤枉生了兩隻眼睛，在你們的臉上，全不認識英雄。這兩位都是有大本領的英雄，你們居然敢當面無禮。幸虧今日有我一同出來，若不然，你們不到吃了大苦頭，哪裡會知道兩位能耐。」八個兵士好像領會了那武官說這粗話的用意，一片聲應是，都忙著將刀插入鞘內，誠惶誠恐的垂手站著。那武官拿出神氣□足的樣子，望了兵士幾眼，好像竭力表示他不滿意兵士剛才的舉動，尚有餘怒未息的模樣。這幾眼只望得八個兵士，都似乎在那裡打寒噤，那武官這才覺得顯出他自己的威儀了。回過頭來，趕緊又換過一副堆笑的面孔，打算向柳、陸二人說話。誰知柳遲已拉著陸小青的手，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，弄得不好，說不定又要將我們捆送到長沙縣裡去。我們的腿子要緊，若真個打成兩個大窟窿，還能走路嗎？」二人才走了幾步，那武官已搶到面前陪笑拱揖說道：「兩位不要生氣，只怪我肉眼凡夫，錯認兩位是青皮光棍一類的人，所以對兩位說了些無禮的話，並且還有一個緣因，得請兩位原諒。」

我此刻正是有極重大的事在心裡，很不耐煩，偏巧兩位擋住去路，問出來的話，又恰好觸動了我的心事，使我登對更不耐煩起來，若在平日，就是兩位問我甚麼話，我也決不至無端出惡言惡語來回答。我於今得請教兩位貴姓台甫？從哪裡來？怎麼知道我們是從湖南巡撫部院來的？」柳遲指著陸小青說道：「這位老兄，我也是昨夜才會著，因見面倉卒，至今還不曾請教他的姓名。不過能在無意中遇著這樣一個人物，確是天假其緣，大非易事。」陸小青趁此便將自己的姓名履歷簡單說了幾句。柳遲也將姓名說了道：「我昨日奉了我師傅的命，教我到紅蓮寺救一個貴人，說那貴人已在紅蓮寺被困三日夜了。若我一個人力量不能救，只須回頭向長沙這條路上行五□里等候，自有湖南巡撫部院的人來，可以與他們商量救法。至於在紅蓮寺被困三日夜的，究竟是甚麼人？我師傅不肯說，只說是五□多歲的一個貴人，被困在紅蓮寺的事，是不能給外人知道的而已。」

那武官聽了，很現出驚慌失措的樣子，問道：「貴老師尊姓大名？我確是從巡撫部院到這裡來，只是昨夜三更過後才動身，臨行除了院內幾個人重要的人，沒外人知道。貴老師怎麼能在我未動身之前，就教足下到這裡等候呢？」柳遲笑道：「我師傅的大名，在南七省我敢說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就是江湖上都稱他老人家為「金羅漢」的呂爺爺。他老人家道法高深，千里以外的事，都能明如觀火，何況就在眼前的事？」

那武官更現出驚訝的樣子，問道：「是金羅漢呂宜良嗎？」柳遲道：「怎麼不是，你也認識麼？」那武官——「哎呀」了一聲道：「這就奇了，這就奇到極處了！」柳遲看了那武官□二分驚詫的神氣，也不由得驚詫起來問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，有甚麼奇到極處？」那武官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只怕這個金羅漢，不就是那個金羅漢。」柳遲不悅道：「普天之下，只有我師傅呂爺爺配稱金羅漢，沒有第二個人配稱金羅漢，也沒第二人敢稱金羅漢。你何以見得不是那個金羅漢？你所知道的那個金羅漢，究竟是甚麼樣子呢？」那武官道：「那個金羅漢，我只知道姓呂、名宜良。甚麼樣子，我卻不曾見過，不得而知。但知道那金羅漢有兩隻極大的神

鷹做徒弟，片刻也不離身。」柳遲笑道：「原來你所知道的，也不過如此。我師傅金羅漢，正是養了兩隻極大的神鷹，也是片刻不離左右，不知你何以會疑心恐怕不就是那個？」

那武官又陪著笑，說道：「足下不要因我的話說的不好生氣，且待我將緣因說出來，足下自然不怪我疑心不就是那個金羅漢。」

「我姓趙，名振武，是巡撫部院裡的中軍官。我在□來歲的時候，就聽得家裡的人說，我高祖趙星橋在湖南做巡撫的時節，有一個年約七八□歲的老和尚，生得體魄魁梧，態度瀟灑。頭戴昆盧冠，身披大紅袈裟。左手托一個石臼也似的紫色鉢盂，右手握一柄三尺來長的鐵如意。估計那鐵如意足有百多斤輕重，那和尚握在手中，行若無事的樣子。從嶽麓山那邊坐一隻渡船過來，到城裡化緣。一不要錢，二不要米，不論貧富人家，都只化一碗白米飯，便高聲念一句『阿彌陀佛』，用鐵如意在鉢盂邊上輕敲一下。一到黃昏時候，仍坐渡船過河到嶽麓山那邊去了。每日是這般來城裡募化，有人問他，是哪個寺裡的和尚？法名甚麼？他說：老僧素來山行野宿，隨遇而安，沒有一定的寺院。一心在深山修煉，不與世人往來。因此名字多年不用，早已忘記叫甚麼了。有人問他：從甚麼地方，在甚麼時候到嶽麓山來的？他說，全世界都任意遊行，只知道從某世界游到某世界，在這一個娑婆世界之中，卻不能記憶小地名。此地在此娑婆世界中，叫甚麼地名，老僧並不知道，那時長沙城裡的人，聽了老和尚這種奇怪的語言，又見了那些奇怪的舉動，不到幾日，已哄動滿城的人，都爭著化白米飯給老和尚吃。老和尚的食量大的駭人，每家化一大碗，隨化隨吃。從早到晚，至少也得化一百多家，便能化一百多碗飯，吃到肚裡，還不覺得很飽的樣子。因此城裡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個有道行的和尚，有當面稱他聖僧的，有拿著前程休咎的事去問他的，他搖頭不肯說。」

「那時有個做泥水匠的人，姓王行二，大家就叫他王二，家莊在嶽麓山水麓洲，家中有一個六□多歲的老母，一個妻子，三個女兒，兩個兒子，一家連自己八口人，就靠著王二一個人，憑著做泥水匠的手藝生活，這日，王二在人家做手藝回來。忽覺得胸脯上有一塊碗大的地方脹痛，初起不紅不腫。他這種做手藝的粗人，身上雖有些痛苦，也不拿著當一回事，次日仍忍痛去人家做工。下午回家，便覺脹痛的比昨日厲害了，用手去摸那脹痛的所在，皮膚裡簡直比錢還硬，呼吸都很吃力，好像飽悶得很的樣子。第三日就紅腫得和大饅頭一般，不但不能去人家做工，連在家中走動都極不方便，只得坐在家裡，也無錢請外科醫生診視。四五日後，只痛得王二呼娘叫爺的哭。做手藝的人，家中毫沒有積蓄，儲備口人坐吃得幾天，那裡還有東西吃呢？可憐王二老婆，只得帶著兒女出來行乞。王二胸前的瘡，更潰爛得有碗口大小。久而久之，知道王二害瘡的人多了。雖也有願意做好事的外科醫生，不要王二的錢，送藥替王二診治，無奈這瘡的工程太大，不是尋常敷瘡的藥所能見效。」

「一日，王二的老婆帶著兒女過河，到城裡行乞，順便打聽會醫毒瘡的外科醫生，居然被他找著一個在長沙很有名的外科醫生了。王二的老婆帶著五個兒女，向那醫生叩了不計數的頭，才求得那醫生許可了：不要醫藥費，替王二診治，不過須將王二抬到醫生家裡來上藥，醫生不肯親到水麓洲去，王二老婆已是喜出望外了，連忙要求王二的同行，用竹床將王二抬到城裡來，請那醫生診治。但是那外科醫生的聲名雖大，身價雖高，醫病的手段卻甚平常。他自以為是莫大的恩典，不要錢替王二醫瘡，實在他肆藥不敷上去倒也罷了，不過是潰料，不過是疼痛，敷了三四次藥之後，不僅毫無見效，反紅腫得比不敷藥的時候更厲害了，從胸脯腫到頸項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那醫生至此才知道自己的手段不濟，恐怕王二死在他家裡不吉利，只好說這種瘡是沒有治法的，教王二的幾個同行將王二抬回水麓洲安排後事。王二老婆不能把王二賴在外科醫生家，只得哭哭啼啼的跟著幾個同行的抬起王二走到河邊。恰好有一隻渡船停泊在碼頭下，一行人便走上那渡船。王二睡的竹床，就安放在船頭上，奄奄一息的哼個不了，王二老婆坐在旁邊哭泣。」

「長沙河裡的渡船，照例須等載滿了一船的人才開船的。他們上船等了好一會，剛等足了人數，快要開船了，忽見那老和尚走到碼頭上來。架渡船的梢公，知道老和尚是要過河的，遂向碼頭上招手，喊道：『老師傅要過河麼？請快上來，就要開船了。』老和尚一面舉步上船，一面低頭望著睡在竹床上的王二，只管把頭搖著，現出看了不耐煩的樣子。同船的人都覺得老和尚這種情形很奇怪，出家人不應如此的。當下就有一個年輕口快的泥水匠同行，對老和尚說道，出家人多是以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老師傅每日到長沙化緣，長沙人無不知道老師傅是個有道行的高僧。這睡在竹床上的王二，是個孝子，一家大小七口人，全靠他做泥水匠養活。於今他胸脯上忽然害這們大的一個毒瘡，經許多外科醫生治不好，眼見得是沒有命了。他不死便罷，只要一口氣不來，他將近七□歲的老母，不待說是得餓死凍死、氣死急死，就是他這個瘦子，和這五個不曾長大成人的兒女，恐怕也難活命。老師傅是出家人，見了他這樣可憐的人，不憐憫他也罷了，為甚麼反望著他做出討厭他的嘴臉來呢？」

「老和尚聽了，益發做出愛理不理的樣子，將臉向旁邊一揚，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『你這些話向誰說的，只能拿著向兩三歲的小孩說，或者可以瞞得過他，使他相信。拿著對老僧說，你就認錯人了。』這同行的少年一聽老和尚說出這些不倫不類的話，不由得氣往上衝，逼近老和尚跟前，問道：『我那一句話說的不對？怎麼只可以瞞兩三歲小孩？我—不想騙你的錢，二不想騙你的米，為甚麼向你說假話？你倒是說個明白，看我剛才說的話，哪一句是假的，不能相信。』老和尚仍是鼻孔裡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『這真是好笑，老僧出家，管你哪一句真，那一句假。你說他於今胸脯上忽然害這們大的一個毒瘡，經許多醫治不好，這話就顯見得是假的，你還說不是想騙我嗎？一個好好的壯健漢子，無端是這般裝出害重病的樣子來，教老僧看了如何不討厭呢？』這同行的少年又是好氣又是好笑，拖住老和尚的袈裟，說道：『你若說我旁的話是假的，我一時拿不出證據來，不能和你爭論。至於說他胸脯上毒瘡的話是假的，他這樣子是裝出來的，我卻不能由你說。於今人在這裡，這船上坐了這們多人，可以請大家做見證，我去揭開他胸前的衣，請大家來看，若真是胸脯上不曾害毒瘡，算我們是騙人，聽憑你們怎生懲治，我們都情願領罪，沒有話說，如果是害了毒瘡，看你怎麼說？』

「當時同船的人，有一大半認識王二的，知道王二確是害了毒瘡。就是駕渡船的梢公，因王二用竹床抬看來回坐過好幾次渡船，也曾看見王二的毒瘡。這時忽所得老和尚說王二假裝害瘡騙人，不由得都替王二和這同行少年不平，齊聲向老和尚說道：『這話很公道，若揭開衣看沒有毒瘡，隨便老師傅罵他們一頓也可以，打他們一頓也可以。萬一王二不是假裝病，他們罵老師傅，老師傅就不能生氣。』老和尚氣忿忿的伸手向王二一指道：『你們去看罷，看有甚麼毒瘡在哪裡？』

「這少年也是氣忿忿的兩步跑到船頭，將王二胸前蓋的衣一揭。不揭看沒要緊，經這下揭開一看，只把這少年驚得呆了，原來王二胸脯上果然是好好的，不但見有甚麼毒瘡，連痍子也沒有一顆。王二的老婆在旁邊看了，也彷彿做夢的一般。半晌，才輕輕推著王二，問道：『你胸脯上的瘡還痛麼？』王二原是閉著眼睡的，此時張開眼來，不答他老婆的話，且用手在胸脯上緩緩的摸了幾摸，說道：『我難道在這裡做夢麼？我的瘡到哪裡去了呢？』王二的老婆答道：『我也只道是在這裡做夢呢！』老和尚仍是怒氣不息的問道：『瘡在哪裡？你們能瞞得過我麼？』說話的時候，船已到水麓洲，老和尚跳上岸，大踏步不顧而去。王二摸胸脯不見毒瘡，一時連痛楚也不覺得了，頸項原腫得不能說話的，此時也暢快了。同行的幾個人見渡船靠了岸，正待大家仍舊抬起他上岸，他不知不覺的已坐起身，說道：『我若不是在這裡做夢，害了半個多月的毒瘡，怎的忽治好的這般快？』

「同船的人都覺得這事奇怪，有年老有些兒見識的說道：『依我看王二的瘡，就是那老和尚治好的，那老和尚是個有道行的聖僧，必是他老人家看見王二病的可憐，用法木將瘡治好。』滿船的人見這人如此說，也都附和說是老和尚顯神通。只有那個和王二同行的少年，因受了老和尚的叱罵，心恨不過，不承認老和尚有神通。說老和尚若真有這樣大的神通，何不當眾說明替王二治瘡，也好揚揚名呢。同船的人道：『老和尚又不是做外科醫生的，完全是出於一片慈悲之心，要人揚甚麼名？我看他老人家就是怕知道的人多了，傳揚出去，以後求他老人家治病的太多，推也推托不了，難得麻煩。因此故意說王二裝假，好使人不疑心是他老人家治好的。』

「經過這回事以後，不到兩三日，長沙滿城的人都知道老和尚有法術，能替人治不治的病。等老和尚一到長沙化緣，就有許多人抬著病人或攙扶著病人，跪求老和尚診治，老和尚一口咬定不會治病，王二本不害瘡，不干他的事。然曾當面跪求老和尚的，老

和尚雖睬也不睬，但是病人回家，多有登時就好的。」

「一口清晨，南門的城門才開，就進來個六七□歲的老婆婆，左手牽一條大黃牛，右手握一根樹枝，走進城來，就立在城門洞卜不動。經過城門洞的人一看這黃牛，都大驚叫怪。原來這黃牛全體與平常的黃牛無異，只有一顆頭是人頭，頭上也有兩隻角，並看得出這人頭的年紀，大約已有四□來歲了，是一個做工人的面貌。城門口陡然來了這門一條怪牛，凡是經過這地方的人，誰不立住腳問這怪牛的來歷呢？老婆婆初時只流眼淚不說話。後來圍著的人越來越多了，老婆婆才連哭帶訴的說出來。原來南門城外□多里，有一個姓張的木匠，因手藝平常，沒有多少人家雇他做本器。張木匠只有一個老母，已有六七□歲了，沒有妻室兒女。張木匠平日對他老母雖不能盡孝，然左右鄰居都還不見他有忤逆的舉動。」

「這年因田裡收成不好，雇木匠做工夫的人更少了，張木匠漸漸不能養活他母親。不知怎的，張木匠忽然起了狠毒的心，心想：我若不是為有這個老母，獨自一個人，天南地北都能去，怕甚麼沒有飯吃。何不買點兒砒霜來，將老母毒死了，獨自出門去嗎？張木匠一起了這念頭，就跑到藥店裡，推說要毒耗子，買了一包砒霜。又跑到熟人家借了兩升米，提回家交給他老母道：『你老人家自己煮飯吃罷。我還有要事出去，須到夜間才能回家。這裡還有一包好東西，煮好了飯，就把這包東西拌在飯裡，那飯便非常好吃，一點兒菜不用，吃下去並能幾日不吃不餓。』他母親信以為實，歡天喜地的收了。張木匠隨即走了出去。」

「他老母剛待洗米燒飯，忽聽得外面有人高聲念了一句『阿彌陀佛。』張母走出看時，只見一個老和尚，身體高大，頭戴昆盧冠，身披大紅袈裟，左手托紫色鉢盂，右手握鐵如意，右膀上掛一件灰色面的皮袍，立在大門口向張母說道：『老僧是特來府上化緣的，只是我並不白化，能化給我□串錢，我這件皮袍就留在這裡。』張母道：『可憐，可憐！我家連飯都沒得吃，哪裡來的□串錢，請到別家化去罷。』老和尚道：『便沒有□串錢，少化些也使得。』張母道：『我家一個錢也沒有，拿甚麼化給老師傅呢？』老和尚道：『實在沒有錢，米也是用得著的。』張母道：『我家僅有兩升米，還是我兒子剛才提回來的。』老和尚道：『就是兩升米也罷，這件皮袍我出家人用不著，留在這裡，給你兒子穿罷！』張母見兩升米能找一件皮袍，自是很喜歡的，將張木匠提回的兩升米，都給了老和尚，老和尚接了米，留下皮袍，自敲著鉢盂去了。張母因沒有了米，不能燒飯吃，只是忍餓等候兒子回來。」

「張木匠直到夜間才回，自以為老母是已經吃了砒霜死了的，打算回家收屍，誰知進門見老母還坐著不曾死，不由得心裡就沖了一下，連忙問道：『我白天拿回來的那包好東西，不曾拌在飯裡面吃嗎？』張母還喜孜孜的說道：『決不要提那包好東西了。我從你走後，直挨餓到此刻，一顆飯也沒得入口。』隨即就將和尚來化緣的情形述了一遍道：『皮袍現在床上，你拿起看看，明日拿到城裡去賣，必能多賣些錢。』張木匠聽說兩升米換了一件皮袍，心裡也禁不住歡喜。拿起皮袍看了幾看道：『我活到四□歲，還不曾穿過皮袍，且穿上試試看。』說著，將皮袍向背上一披，想不到皮袍剛一著身，張木匠便立不住腳，身體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下，口裡聯珠般的叫痛，頃刻之間，全身都已變成一條黃牛了。只有面孔不曾變換，口裡仍能說話。這一來，把張母嚇得痛苦起來，張木匠親口向張母供出買砒霜毒母親的心事來，道：『這是上天降罰，將借我這個忤逆子，以警戒世間之為人子不孝的。娘只有我一個兒子，於今我既變了牛，沒有養活了，娘可牽我到城裡去討錢，看的人若問我的來歷，娘只用樹枝在我背上打幾下，我自然會供給眾人聽，若不忍打我，便說不出來。』張母心裡是不忍把兒子變成的牛牽出去討錢，然肚中饑餓難挨，張木匠哭著求張母牽出去，好慢慢的減輕些罪孽。」

「張母只得牽进城來，在城門口見聚集的人多了，大家盤問來歷，張母舉起樹枝，在牛背上打了幾下。張木匠真個口吐人言，一五一□的照實說了。聽的人不待張母開口，都爭著給錢，一會兒就有□多串錢了。大家因聽得送皮袍的和尚就是那個替王二治瘡的老和尚，更是異口同聲稱贊那老和尚是活佛臨凡，不僅稱為聖僧了。從此老和尚到人家化緣，有許多人家用香花供養的。老和尚說出來的話，大家都看得比聖旨綸音還重。」

「這年正月□三日，老和尚忽對許多婦孺說道：『今年玉帝有旨：從明日起，在長沙大西門城外，搭天橋一座，接引有緣的人上天。□四、□五、□六連搭三夜。這是登天堂的捷徑，千載難逢的，不可錯過。』當時就有人問道：『從天橋就可以走上天堂裡去嗎？』老和尚點頭道：『是』。這些人又問道：『夜間沒有燈火，橋上如何能看見行走呢？』老和尚道：『夜間沒有燈火便不看見行走，還能算是玉帝搭的天橋嗎？那時天門開了，自有兩盞天燈，高懸在開門兩旁。上橋的人一到樹上，自然看的明瞭，一步也不會走錯。有塵緣未了，暫時不能登天堂的，到天堂裡面遊觀一番，仍可回家，並非一去不回的。』」

「老和尚自說了這番曠古未有的奇談，城裡城外的人，□個之中，竟有八個相信活佛的話，是不會有假的。其餘的兩成人，也還不敢斷定說是假的，不過因為從來不曾聽人說過有這種怪事，略有點兒疑慮罷了。□四日天色才到黃昏時候，大西門城外河岸一帶地方，已是人山人海。大家都抬頭望著天上，等待開天門，搭天橋下來。直等到三更過後，還不見有一些兒動靜。老弱女孺不耐久等的，有些灰心回去了，體格強壯的，都相信老和尚的話，決不至於騙人，誓必等到天明沒有才回去。看看等到敲過了五更，相差不過半個時辰，就要天亮了。將近天亮的時候，照例天色必有一陣漆黑，此時更忽然起了一天的霧，真是伸手不見五指。到了這時分，便是□二分相信的人，也實在等的有些意懶心灰了。頸也脹了，腿也酸了，精神更提不上來。大家正商議不再等了，打算各自歸家。陡聽得天空中如響雷一般的發出一種很洪大的聲音，只嚇得眾人一個個抬頭仰望，即見有兩道電也似的亮光，在天空閃灼了好幾下。隨即就有人喊道：『好了，好了！天橋搭下來了！』柳遲聽趙振武說到這裡忍不住截斷話頭，問道：『難道真個有甚麼天橋搭下來了嗎？』不知趙振武如何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說。